

## 鉴江河畔一树春

■锋语者

为躲一场骤雨，我避进了路旁的缅茄公园。在那棵高大的缅茄树下，邂逅一尊用汉白玉塑造的缅茄仙雕像，雕像出自著名岭南版画巨匠张宗俊之手。缅茄仙腰肢挺直，微微昂着头，眼神纯澈，手举一颗精致的缅茄籽，像提举着一枚星光。它的原型是一位叫梁凤薇的美丽姑娘。

她是一位可怜的姑娘。四百多年前，因为主人家丢失了皇帝赏赐的一颗缅茄籽，身为婢女的梁凤薇，被列为偷窃的怀疑对象，惨遭严刑拷打，却坚贞不屈，直至含冤而死。这颗沉默的缅茄籽不再沉默，从主人家儿子的床底下生根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，让真相昭然于天下，被高州人奉为正义的守护神。

这棵缅茄树伫立于高州城西岸，粼粼鉴江之滨，背靠庄严肃穆的观山寺，与巍巍宝光塔为邻，见证了这座小城九街十二巷的变迁，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。树高20余米，胸径达1.5米，五根粗壮健茂的枝杈，极像一只

力的大手，五指伸张，高高擎起，直扣苍穹，青苍的碧叶上浮着一抹浅白的碎花。

关于这棵树的来历，公园的碑志上有详细的记载，明朝万历年间，珍稀的缅茄籽作为贡品从缅甸传入中土，几经辗转，最终扎根高凉大地，茂盛生长，历经将近五个世纪依旧郁郁苍苍，堪称中缅文化交流的活名片。清光绪《高州府志》称之：“三百年来，中土无双”，它的“无双”，除了证实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缅茄树，还包括它结的缅茄籽。遍寻海内，别处的缅茄树，要么不挂果，要么果实瘦小且没有蜡蒂。唯有这棵古树，承鉴江水土滋养，结出的籽实丰硕饱满，被本地人引以为豪。缅茄籽半截手指长短，分上下两部分，下半部分黑色，光滑圆润，像荔枝核；上半部分是坚实的蜡蒂，色泽金黄，质地坚韧。成熟的缅茄籽并排躺在皂荚中，如同新生的婴儿，酣睡在温暖的襁褓里，甚是惹人喜爱。加上缅茄谐音“免邪”，这小小的籽实便被

人们揣进期许，视为护佑平安的吉祥物，藏着一方水土最朴素的信仰。

智慧的高凉人从不愿辜负这份自然馈赠。从明清时期开始，就有手艺人利用缅茄籽的蜡蒂部分，精工雕刻，无论十二生肖、龙凤印章、佛像观音、花鸟虫鱼、亭台楼阁等，无不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。方寸之间，尽显灵韵。自古以来，寻常百姓、文人墨客、官府人家，都对这些匠心之作珍爱不已。清代竹枝词有云：“奴生西岸近莲塘，嫁与南桥何姓郎，愧我压妆无别物，缅茄刻就两鸳鸯。”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缅茄雕刻便是珍贵的嫁妆。解放后，它曾作为国礼赠予外宾，其分量不言而喻。

一座公园，因一树而建；一段传说，因一树长存。这棵古老的缅茄树，枝头上的新绿被春雨洗涤得越发清新。雨势初歇，三五个踏青的少女，撑着小花伞，笑意盈盈从树下跟前走过，挂在小背包上的缅茄籽饰物，来回摇晃，分外夺目。

## 黄河之恋

(外一首)

■叶进雄

壶口，你撞碎群峰  
把万匹脱缰的野性  
泼向嶙峋的崖壁  
雷霆在深渊里  
日夜锻打青铜的号子

黄土高原的皱褶间  
陶罐的胚胎正缓缓苏醒  
它驮着粟粒的密语  
沉入河床的暗影  
在漩涡中，缝合断裂的朝代

纤夫俯身，如倔强的问号  
勒进肩胛的纤绳  
是大地绷紧的脉管  
他们跋涉的足迹里  
淤积着青铜的锈迹与麦芒

当落日沉入河心熔炉  
摆渡人把月亮别在腰上  
橹声摇动满天星斗  
渡口，那盏不熄的灯  
正替所有迷途的浪花  
辨认归程

啊，母亲河  
你奔涌的源头之上  
永恒回荡着  
青铜的号子

### 长江天堑

一道水，切开大地  
不是沟渠，是青铜的剑  
沉入时间河床  
淬火六千年

风从赤壁来  
卷着未散的确烟与火信  
折断的桅杆  
在浪底，长成暗礁的碑文

多少铁蹄，在江北扬起沙尘  
多少战鼓，擂动两岸的青山  
目光，被浑浊的波涛斩断  
野心，沉入漩涡的深渊

艄公的号子  
是丈量天堑的绳  
一篙，撑开生死  
一桨，划碎王冠的倒影

而今天  
钢铁的骨，横跨苍茫  
托起日月的车轮  
血管般奔涌的巨轮  
载着稻米、星斗与汽笛  
在古老的伤口上  
缝合南北的晨昏

天堑？  
不，是大地奔腾的血管  
是历史摊开的书页  
一道波浪  
便枕住  
半部华夏的江山

## 诗词三首

■黄志传

### 徒步庄山

徒步庄山径，林幽鸟语清。  
茶香飘逸处，花韵惹诗情。

### 从教四十年感怀

风雨兼程四十秋，传薪敬业未曾休。  
千尘笔粉青丝染，三尺讲台岁月稠。  
幸得蹊成桃李艳，尤欣材耸栋梁遒。  
清风两袖丹心永，笃守黉门到白头。

### 六州歌头·贺茂名建市六十七周年

油城甘雨，风物鉴明时。一滩美，林带绕，仙洞妙，景如诗。毓秀钟灵地，好心阁，娘娘庙，崇文武，荟英奇。焕新机。特产名优，荔枝蕉柑靛，粮足鱼肥。看青山碧水，处处蕴珠玑。

盛赞安绥，固边陲。广开思路，拓新港，兴工贸，富黔黎。交通畅，琼楼耸，鹏程展，向前跻。继往开来急，民情系，不容辞。抓机遇，迎挑战，再腾飞。三市两区兑变，若桃源，百凤来仪。喜千行并进，六十七年斯，众享康祺。

### 立夏·新韵

■赖仁用

新雨晶莹润碧川，

荷风轻曳翠生烟。

春光渐褪芳菲尽，

夏木阴浓景亦妍。

## 童年的单车

■卢运

阳台一隅，静静立着小孙女的儿童自行车，鲜亮的车身落了层薄尘。小家伙生性怯懦，自打车子进门，便始终没敢跨上座椅，任由它在角落里，搁置了一段漫长的时光。我总盼着她能鼓起勇气，触碰这份童年的快乐，却也不愿勉强，只静静等候她愿意迈出第一步的那天。

今年五一，赴广州小住，这份等候终于迎来了惊喜。那日阳光正好，小孙女忽然跑到我身边，仰着稚嫩的小脸，主动开口说要学骑自行车。满心欢喜之下，我陪着她将小车推到楼下空旷的平地，暖阳铺洒在地面，风里裹着温柔的暖意，一场关于成长的初学之旅，就此拉开序幕。

起初，她双手死死攥住车把，小小的身子绷得笔直，眉眼间满是惶恐，双脚悬在半空，迟迟不敢踏上脚踏。我便稳稳跟在她身后，双手牢牢扶住车尾，一边放缓脚步慢慢挪动，一边柔声细语地安抚，不厌其烦地给予鼓励。没过多久，小孙女便找到了平衡，从小心翼翼地抬脚，到缓缓蹬动脚踏，再到自如地向前骑行，小车轮轻快滚动，她的笑声随风飞扬，骑得愈发平稳、愈发轻快。小家伙扬起笑脸，大声欢呼：“我也会骑自行车啦！”那清脆的欢喜，瞬间撞开了我记忆的闸门，思绪穿过

悠悠岁月，飘回了我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童年。

我们这代人的童年，没有精致的童车，没有安稳的辅助轮，一辆自行车，便是藏在心底最热切的期盼。那时家境清贫，衣食住行皆需精打细算，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单车，于我而言，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只能悄悄埋在心底，不敢轻易言说。直到初三那年，这份心愿才终于得以圆满。家中唯一的自行车，是父亲那辆老式永久牌28寸单车，车身笨重高大，即便只是徒手推着，也会摇摇晃晃，让人心生怯意。每每看着哥哥骑着它，在街巷里自由穿梭，我眼里满是藏不住的羡慕，日日缠着哥哥，软磨硬泡求他教我骑车。

哥哥终究拗不过我的执着，寻来一根粗扁担，牢牢绑在单车车尾，以此帮我稳住车身，让我从三角跨骑开始练习。初学之时，哥哥在前方扶着车头，我攥紧车把，身子左摇右晃，一点点摸索着骑行的要领。刚寻得几分感觉，年少的自负便涌上心头，执意甩开哥哥的搀扶，想要独自驰骋。可未曾想，不过短短数米，单车便失控跑偏，带着我直直冲向路边的煤堆。刹那间，连人带车重重摔倒，腿部被沉重的车身压住，手

掌擦过粗糙的地面，渗出血丝，钻心的疼痛袭来，我忍不住蹲在原地哇哇大哭。

哥哥快步走来，没有责备，只是笑着打趣：“学骑车哪有不摔跤的？怕苦怕疼，永远都学不会。”简单的一句话，却激起了我心底不服输的倔劲。我抹掉脸上的泪水，揉了揉擦伤的手掌，暗暗下定决心：别人能学会，我也一定可以。就这样，在一次次摔倒、一次次爬起中，我咬牙坚持，身上的擦伤添了又好，掌心的茧子磨了又长，整整一周的磕磕绊绊，终于学会了跨着三角，驾驭那辆笨重的28寸单车。那段绑着扁担、在颠簸中苦练的时光，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，独有的童年印记，深深烙在每一个经历过的人心底。

如今的孩子，拥有专为童年打造的童车，安稳的辅助轮，轻便的车身，无需承受摔跤的苦楚，便能轻松学会骑行。一辆小小的单车，跨越了几十年的光阴，串联起祖孙两代人的童年。不同的岁月，有着截然不同的学车时光；不一样的年代，藏着迥然各异的生活滋味。可那份对骑行的向往，那份突破胆怯、学会成长的欢喜，那份藏在单车里的童真与热爱，却从未改变。